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八

史論

論武王

續添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苛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又曰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於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  
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亦以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口石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  
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放書牧野之事  
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  
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

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  
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  
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  
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  
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  
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  
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  
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  
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  
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

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  
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  
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  
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  
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  
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  
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  
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  
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  
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  
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  
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  
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以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鴞猛昆虫之  
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  
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  
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  
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

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  
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  
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二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  
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  
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  
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  
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  
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  
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

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  
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  
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  
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  
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  
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  
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  
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  
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兵士潁淮南梁王魏其武安

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悠於之禍以為爵  
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見之使得或出於此也  
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 論秦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越  
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  
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  
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  
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

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  
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  
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乞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而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  
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  
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

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  
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  
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  
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  
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  
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  
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  
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  
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  
漸故齧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齧齒也可按

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  
亡韋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  
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  
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  
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  
勝而堅不韋耳

### 論魯隱公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宮菟裘吾將老焉翬懼  
反譖公于桓而使賊弑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  
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約之信史隱攝而桓弑  
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  
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  
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平然則隱公之攝  
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  
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  
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

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

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揚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何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一作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

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手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

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吾獨表而出之為萬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

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  
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愚而何嗚呼亂臣賊  
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  
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常詣司馬師師有密  
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  
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  
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  
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  
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  
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  
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論管仲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  
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  
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  
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  
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  
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  
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

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二歸之病而國有六  
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  
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  
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  
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  
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  
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  
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  
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

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  
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兵王濞晉  
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  
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  
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  
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  
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  
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  
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  
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中國不亂符堅不伐晉雖有慕

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元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下字無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手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共冒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上戩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

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  
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  
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  
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  
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  
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  
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  
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  
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

亡季氏之忌克忤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  
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  
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  
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  
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  
孔子盍姑脩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  
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桓不亡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  
政無急於此也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  
公曰善哉吾人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  
而莫能為之則文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  
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  
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隳名都  
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  
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  
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  
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

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  
使如春秋之法也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  
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  
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二桓  
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  
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  
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  
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

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益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

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効也盤庚之遷也復葺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

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  
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為  
賈曰下以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  
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吾故曰周  
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

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  
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  
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  
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  
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  
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  
為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所排難解紛而無  
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

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  
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  
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  
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  
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  
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  
不強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  
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  
為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  
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

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 論商鞅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

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刺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

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  
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  
者而遷之言曰不如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  
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如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  
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  
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  
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  
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

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  
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  
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  
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  
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  
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  
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  
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  
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  
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音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真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

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襄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知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

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  
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  
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  
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  
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  
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  
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子  
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龍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

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  
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出諸侯王子孫  
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  
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下古以李斯始  
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官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白王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  
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尚矯詔立胡

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  
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行幃幄為謀  
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  
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  
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  
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  
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呈致亂之道  
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  
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

號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  
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  
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  
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  
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  
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  
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  
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  
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  
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

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入臣狼顧脅息以得  
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一不獲禁無不  
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  
舍然後知為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  
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  
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豈有知法令之  
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  
始皇之執鵠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  
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

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  
自發焉其令行禁止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  
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  
師傳積威信之劇以一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  
神不可測也古者公二然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  
人矯殺其太子而不三品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  
也故夫以法毒天下四自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者也漢武始皇皆果五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  
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  
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

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  
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  
果於殺者

### 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  
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  
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  
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  
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  
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

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  
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  
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  
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  
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  
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  
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  
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  
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  
嘗論之義帝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

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

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續添

經論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為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為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為之

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悲天下有為善之心而不得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為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

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鄆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

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道如齊言其禍自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

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  
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  
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  
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  
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  
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  
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其甚鄭伯也于鄆遠  
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  
為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  
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

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  
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毋欲立之  
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  
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  
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  
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  
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  
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

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枋者誰也受泰山之枋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枋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枋又曰庚寅我入枋入枋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枋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枋之入魯也書魯之入枋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郕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彊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彊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

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為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益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

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愬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

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爭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魯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苟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

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  
覲冬遇時會眾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  
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  
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  
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眾同相命而出耶非春  
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眾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  
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天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  
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  
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  
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

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  
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一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  
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天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  
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柎于姑則弗  
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于  
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  
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

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取正而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  
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踈曰大夫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  
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  
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來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一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  
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疆亦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  
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亦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  
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

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亦其存也不可以  
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  
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用  
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  
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  
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  
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  
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一苟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

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

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於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成十七上十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

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為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羸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

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之冒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六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不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曰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二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

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二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

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皆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為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亦頌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百趙武楚屈建之

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濫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

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

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或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何小盈之不繫于晉與藥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其書曰藥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口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竒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

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為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為而為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五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

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八

蘇文忠公集卷第三十九

策

御試制策并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盤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峻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

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更不知懼累繫者衆愁  
嘆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  
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  
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  
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揀變其合於經也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  
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  
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蕞  
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  
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矣不同王政所由

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  
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  
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  
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  
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  
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  
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溥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  
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  
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

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沆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

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已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

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  
徒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  
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  
宜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  
其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  
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  
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  
弊則無其人欲敷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  
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

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已  
矣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  
陛下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  
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流於口而四  
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  
其言語以為尊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

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游與朝夕  
而議深言者何人也趨次驛亭召而問訊之者何人  
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  
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周之

遠為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 陛下之不勤者誠見 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敷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

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已來大臣奏事 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 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 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之不勤也臣願 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

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關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峻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

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壘繫者眾愁嘆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有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

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

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

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西域今之所以不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

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

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西戎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峻而浮費彌廣者三寇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之三公後宮之費不減一畝國金玉錦綉之工日作而不自忘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幣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

待金卒之命其為費豈勝計哉今不云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一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亦番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番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入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

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  
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  
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  
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  
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  
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  
則庠序不知所以為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  
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  
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罰乎  
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

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  
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  
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  
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累繫者衆愁嘆者多凡以此  
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  
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  
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 陛  
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  
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  
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

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馮 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噓噓之

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噓也今 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傑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慳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

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而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 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既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崇社

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 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

以不察也夫見其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  
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  
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  
為摘姦則夫曹叅者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  
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  
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  
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  
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  
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  
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

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  
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  
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  
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  
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  
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  
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  
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  
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  
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

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公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

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今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

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  
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  
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  
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  
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  
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  
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  
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  
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  
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

國也凡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  
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  
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 陛  
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  
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  
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 害臣是以  
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 天下使君  
主之耳 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  
人當用一作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用一作天下之  
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

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  
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  
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  
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  
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  
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  
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噐不由方貢  
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  
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  
其萬死幸甚幸甚臣謹對

擬廷試策并表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切見陛下  
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  
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  
能推原聖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  
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  
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  
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  
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  
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

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科甲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惋退而擬進士對御策一道學術流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少救其所撰策理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往何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詎以世教初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

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  
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  
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  
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  
可謂不篤矣臣私所憂者不知 陛下有以受之歟

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 陛下先治其心使虛  
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觀 陛下  
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  
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矣而

既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  
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  
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為 陛  
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  
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  
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  
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而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  
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 陛下使兩府  
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  
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

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  
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  
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 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  
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  
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 陛下但使奉行條  
例司文書而已矣昔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  
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  
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為口  
實使天下何觀焉臣願 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  
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

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 陛下之及  
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  
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  
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  
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所未動之斯和者蓋  
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勢威脅而  
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  
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  
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 陛下使農民舉息  
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

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陛下苟以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以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更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比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公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一二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

經典作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歟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而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固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而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意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

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日青苗之政助後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矣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

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莫不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魯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為而物莫不盡一其天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居乃為之又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

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燔兔瓠  
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  
罪也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臣不知 陛下所謂富  
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  
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  
其咎安在 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不  
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  
之今 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  
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  
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

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  
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  
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 陛下也臣知其  
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  
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  
隆刑故無小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  
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  
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  
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與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一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

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爾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塞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

知人之明也。古人為鑿者，曰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是猶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小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今天下無事，異同之

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為此不可以眩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

不可知其所以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 祖宗  
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  
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  
書所稱大略如此士不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  
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  
欲 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 陛下所  
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  
所行而求之於人少王猛豈嘗設官而謀利魏鄭公  
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  
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  
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  
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  
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望 陛下察之臣謹  
昧死上對



